

叶天士温病养肺法探讨

石历闻 王灿晖[△] 杨 进[△]

(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, 南京 210029 [△]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)

关键词 叶天士 温病 养肺 治法

中图分类号 R 254

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, 在辨卫气营血诊治温病的同时, 根据各脏腑的不同生理病理特点, 区别施治, 一法之下, 变化尤多, 在清代医家大多沿用、注释前人之说而较少创新的时尚中, 独树一帜。目前对叶氏的研究, 主要集中在卫气营血理论方面, 对他的脏腑治法, 注意不多。本文探讨其温病中治肺的方法, 以期对临床及理论研究有所裨益。

“温邪上受, 首先犯肺。”治肺不仅是温病起手治法, 而且贯穿于卫气营血及病后调理各阶段。叶氏温病治肺主要有宣肺、清肺、养肺三大法门。笔者此前曾发表《试论叶天士温病宣肺法》《叶天士温病清肺法探讨》, 本文是上两者的姐妹篇, 冀此可使对叶天士温病治肺法的探讨趋于完整。

养肺法是以甘寒或甘平清养之品, 滋养肺体, 生津液, 润肺燥, 治疗温病后期邪去而肺阴损伤, 津液未复, 或气阴两伤; 也用于素体肺阴虚而温邪或燥邪外袭者。

1 滋阴润肺

以甘寒生津之品, 滋养肺阴, 濡润肺燥, 治疗温病后期肺阴受损, 津液未复, 或素体阴虚, 感受风热暑湿燥邪。症见咳呛, 或咳痰血, 久不愈, 音不能扬, 少寐, 食减, 形瘦, 神倦, 脉细数、细微或微涩, 或见二便癃闭。药用玉竹、白沙参、石斛、麦冬、百合、甘蔗汁、梨肉、桑叶、川贝母、茯神、生甘草、糯米。伴肺热症状, 咳嗽痰血者, 或出血后仍喉燥痒欲呛, 脉搏坚, 有再出血之虞者, 加天花粉; 身热盗汗者, 加地骨皮清虚热; 呛咳失血者, 加鲜杷叶、甜杏仁润降化痰; 见色消, 吐涎沫, 喉痹等化源欲绝, 欲成肺痿之证, 则“主以甘缓”, 加饴糖、南枣补母救子^[1]。

临床运用中应注意本法是以大队甘寒濡润生津之品组成, 濡养脾胃之阴, 并以养肺阴为主, 药应选甘润轻灵之品, 滋而不膩, 并常需配用润肺化痰药(如川贝母、瓜蒌)、润降肺气药(如枇杷叶、杏仁)、清热生津润燥药(如天花粉)。病后期脾胃阴伤常同见, 应注意脾胃同治, 补土生金, 否则胃津日耗, 不

司供肺^[1], 则肺津难复。肺胃阴伤证常可伴见心阴受伤症状, 如心悸、少寐, 加用养心阴安神之品, 如麦冬、茯神、灯心草、百合。本法适应证以病后阴虚, 邪少虚多者为宜, 实多虚少者不宜使用。另肾阴虚及肺者亦非所宜, 恐病重药轻。

本法不仅滋阴润肺, 补养津液, 间接还可达到清燥热目的, 即“甘寒熄邪”, “以辛甘凉理上燥, 清络热^[1]”。阴亏体质, 感受燥火, 咳呛少寐, 可先“暂以甘寒肃其肺卫, 续以培元^[2]”。见痰血, 喉痒, 脉搏坚者, 以本法治疗的同时, 可结合食疗, “蔬食安闲, 旬日可安^[1]”; 避辛辣厚味, 少活动、多休息, 以免烦劳而阳气浮越, 导致再出。

2 滋清并用

滋养肺阴与清泻肺热并用, 甘寒合苦寒。治疗肺津伤而热邪尚炽, 或婴儿冬温入肺, 阴虚风温等。症见发热不解, 口糜, 气秽, 头目不爽, 鼻塞, 鼻血, 呛咳嗽血, 脘膈因咳而痛, 骨节痛, 舌绛, 脉弦数。叶氏以花粉、麦冬、石斛、梨皮、南沙参滋养肺阴, 知母、竹叶卷心、连翘、黑山栀皮、地骨皮、桑叶清肺热, 象贝、甘草润肺化痰, 症状虽重而用药颇轻。咯血后仍咳逆, 舌赤, 寸脉大者, 加鲜生地凉血滋阴; 婴儿冬温入肺, 胶痰难化者, “因未纳谷之身, 不可重药”, 叶氏亦用本法滋肺消痰通利^[1]。

另肺阴伤而热邪尚炽, 咳嗽, 咽干痒, 失音者, 叶氏用钱乙补肺阿胶汤(阿胶散)治疗。方中阿胶补心肺之阴, 使上焦阴气濡润而下, 补阴配阳, 平炎上之火^[3], 配牛蒡子、马兜铃、杏仁、生甘草清降化痰利咽, 全方动静结合, 滋阴而不恋邪, 苦寒而不伤阴。

本法作用滋清并重, 用于证虚邪实证候者, 邪少虚多或虚热者不宜本法。方药配伍上首选具有滋阴和清热双重作用的药物, 如知母、天花粉、鲜生地, 及苦寒而不燥之品, 如山栀、连翘、竹叶, 滋阴药一般选甘寒濡润而不是咸寒滋膩之品, 以免恋邪。

3 益气养阴

养阴法中配以益气之品, 气阴双(下转 36 页)

肺气旺盛,则声音清亮,反之,则声暗。因放疗后而致气耗阴伤,损及咽喉脉络,致咽喉部气血运行不畅,瘀血阻滞。肺金气阴两伤为本虚,瘀血内阻为标实。“咽四针”能改善局部气血运行,活血化瘀。合谷为手阳明经原穴,原穴是脏腑原气经过和留止的部位。肺与大肠相表里,故善治咽喉肿痛、失音等。两者同用,共奏活血祛瘀利咽之功。

2.2 声带麻痹

陈某,男,48岁。初诊日期:1997年6月21日。声音嘶哑已2个月,喉镜检查为左侧声带麻痹。刻下:声音嘶哑、低弱,无法与人交谈,舌质偏红,苔少,脉细数。此属肺气不足,肾阴亏虚。治宜滋肾益肺为主。取穴:“咽四穴”、尺泽、照海。每日1次,每次留针30 min,经针刺治疗5次后,病情明显好转,已能较响亮的发音,但较正常稍低哑。又针10余次而愈。

按:本例属祖国医学中“慢喉暗”之范畴。声为肺系所出,喉为肺之门户,与肺相通,是气体出入之要道。肺金虚损,则声无力为肺系所出,可致声音不扬,甚至嘶哑失音。肾为藏精之脏,其经脉入肺中,循喉咙。肾之精气充足,则其功能正常;反之,咽喉

失于濡养而为病。本例属肺肾虚损,气阴两伤,故取“咽四穴”以疏通局部气血;尺泽为肺经之合穴,合穴是经气深入、进而内于脏腑的部位,选之以补益肺气;照海为肾经腧穴,通于阴跷脉,是八脉交会穴之一,且肾经循喉咙,挟于舌根,故取之可补益肾精。诸穴共用可达滋肾益肺之效。

2.3 声音嘶哑

王某,女,23岁。初诊日期:1997年7月26日。因近期示范教学较频繁,用嗓过度,加之稍感风寒而致声音嘶哑3天。次日还要上公开课,故十分着急而来就诊。盛教授穴取“咽四针”配曲池、合谷治之,留针40 min。针后患者即感明显改善。课后特来告之,发音恢复。

按:本例属祖国医学之“急喉暗”范畴。因用声过多过强,声道损伤,加之风寒外袭,肺气壅遏,气机不利,风寒之邪凝聚于喉,导致声门开合不利而发病。正如《千金方》言:“风寒之气客于中,滞而不能发,故暗不能言”。故在运用“咽四穴”的同时配合曲池、合谷二穴,其均为手阳明经穴,肺与大肠相表里,故可以祛风解表、宣肺散寒。且“面口合谷收”,头面口疾病多取之。(收稿日期:1998-09-28)

(上接11页)补,用于热病肺胃气阴两伤,津液不复,或是暑天温邪延久,津气耗伤,症见咳嗽、渴饮、神倦、食减,骨酸背楚,两足酸痛,或见身热者。叶氏用生黄芪、参须、南枣、生扁豆、鲜生地、玉竹、麦冬、北沙参、石斛、白粳米治疗。本法配伍特点是养阴药为主,益气药为辅,“存阴和阳”,“和补”为宗。甘寒滋阴之品酌配益气养阴健脾药轻补为宜,参须或黄芪之类较温之品只选一味,意在阴阳相配,益气以生津。本法肺胃同治,但稍偏重于“甘缓益胃中之阴”,以补土生金,补母救子;藏真虚而感暑热,留于上焦者,亦可本法治疗,扶正即所以祛邪。

4 结语

叶天士温病从肺论治的内容,论理精辟,法度严谨,运用范围以肺经病为主,兼及其它脏腑。证候以卫、气分证及病后体虚为主,营血分证较少;病理特点为肺热而气机郁滞;治疗特点是微辛以轻宣、微苦

以清降、微寒以清热,总以轻剂治实证,作用关键在于使气机的壅滞得以疏通^[4]。尤其“上焦药气味宜以轻”^[1]的用药原则,是后来吴鞠通“治上焦如羽,非轻不举”治则的原型,为后世上焦温病的治疗,立下了规矩方圆。至于温病后期或虚人温病则主选甘润轻灵之品,甘寒熄邪,症状虽重而用药颇轻;或是甘寒合苦寒,滋清并用,首选具滋阴和清热双重作用之品;兼有气虚者,应以养阴药为主,益气药为辅。

参考文献

- 1 叶天士·临证指南医案·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59.68,80,148,319,321,328,80,746
- 2 叶天士·未刻本叶氏医案·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63.153,239
- 3 刘云密·本草述·三十一卷·苏州:苏州来青阁石印本,光绪三年丙子(1876).29
- 4 宋乃光·谈轻剂对上焦温病的治疗·黑龙江中医药,1983,(3):46

(收稿日期:1998-06-04)